## 現實&遊戲

## ◆ 與惡魔於草原旋舞

「對人們有利可圖時天才會被敬為神才,但即使如此,到頭來還不是只能在『服從社會規定的正常』下才被容許存在;假如有個『天才』超出那個微妙的範圍限制,就會在第一時間被捨棄與否定,從神才墜落為怪物、被曾經的信徒架上火臺處刑——」

用誇張的語調說出彷彿在嗤笑著金髮青年的回應, 斜躺在沙發上活像隻慵懶大貓般的黑 髮青年大口**叼**下櫻桃的果肉, 被果水汁液沾濕的蒼白唇瓣豔得如同抹上口紅。

「天才的結局、神才跟怪物……你我不就正好是最經典的範例嗎?我親愛的朋友。」

當以薩亞正式關閉與英國的通話時他立刻把注意力放回電腦上,操控人物在格魯佩魯草原上坐著輪椅慢吞吞地行動。讓人熱血沸騰的競爭型新活動正式開始後這片本來並沒有特別受玩家青睞的地圖頓時塞爆人潮。也許站在高處向下丟下一塊磚頭就會同時**砸**傷複數人。

彷彿與周圍隔絕、感覺像會在奇幻懸疑小說中登場的怪客角色,以薩亞今日難得停止一次「尾隨跟拍在狩獵祭上活躍的坎卓拉」的大業、拒絕了一向熱情助人又聒噪的居待月,重新回歸獨自一人的行動……明明前些時候還對此習以為常,但是現在卻覺得有點不習慣了。

他一直以來都是獨自行動。

在現實時大多時候是這樣,在遊戲上更是幾乎要將獨行者一詞貫徹到底——所以他早該習慣這種除了自己以外甚麼聲音都沒有的沉默。對於難得體驗到的情緒,以薩亞經過深思後將這份情緒歸於「短期慣性」導致的不協調,然後將其**拋**之腦後。

清脆的按鍵聲不斷迴響在空間內,以薩亞看著自己的人物穿越人潮後拐入某個人煙稀少的小徑。幾乎沒有怪物的邊角路徑上雜草叢生,沒有被人特意鋪平的土路看著顛簸不平,完全不適合任何需要使用輪子的工具通過,但遊戲內的他卻平穩安定地行駛在上。

被各種植物和樹木占據的路徑小得塞入他後左右幾乎沒有多餘空間,偶爾可以看到系統設定下的雀鳥或動物從周圍竄過引起沙沙沙的磨擦聲。

走了大概快一兩分鐘的路程,才終於看到路徑之底。

倒映艷陽的巨大湖泊像是塊磨成平面的海藍寶石,折射碎金的光彩一如迷途流星墜入其中般閃爍不定,周圍生長著水生植物般的草叢與其嫩枝上綻放的紫色小花,清新自然景觀再配上不曉得何時換了的背景音樂,輕得柔和的鋼琴聲和小提琴的雙重奏令這裡散發著股靜謐氛圍。

一切都相當協調——除了坐在湖邊大石塊上的紫黑身影。

宛如在永遠靜止的永夜古堡中盛開的深紫玫瑰, 肩頸間與身後散放著午夜藍的鬈曲髮 絲、穿著一襲令人聯想到服喪裝的暗色華服, 擁有異色眸的深紫女性身上沒有青春少女的嬌 豔, 反而有著股朦朧的神秘與憂愁美。斂著微笑的端麗臉龐與身姿更如嫻淑的貴族寡婦。

但若添上她臉頸所覆以的非人黑鱗,這魅力中又額外多出了股妖冶的韻味。

她適合出現在墳場、黑夜與陰影之中,卻不適合出現在生機盎然的翠綠森林內。

「你可終於來了,太久了!還以為你想放我鴿子呢!」

面對突然闖入靜謐秘境的面具怪客,用動作坐在石頭上的玩家發出埋怨似的發言,相當符合人設形象的聲線妖豔而慵懶,緩慢飄忽的口癖更是充滿誘惑的味道,不如說因為這個聲音的關係,她那句埋怨在常人耳中聽著興許更像撒嬌。

「這裡沒有外人,你用原本的聲音說話就好。」對女子撒嬌般的發言,面具怪客只是以毫無波瀾的聲音將對方的真面目撕開,「今天沒跟浮士德出去約會?」

「欸、真是的,這樣對老朋友對嗎?真是過份欸以薩亞,我們多久沒見你就這樣欺負我對嗎,我會跟我家親愛的告狀哦——!」一掃剛才可稱作女神般的風範,『女子』不再用符合人設的美妙嗓音說話,而是用快速聒噪的青年嗓音吐出大量發言,「啊、你說他啊,他今天去給雜誌拍照,所以我就自己上線來找你玩啦!有沒有很感動啊你這個沒朋友的!」

「大約是兩個月又二十天,還有我並沒有在欺負你。」

「吼——真不有趣,算了算了給我接通視訊通話,我們一起去打陣營任務~」

只見在通話視窗中**蹦**出了個對著鏡頭擠眉弄眼的黑髮青年,一頭過肩黑髮現在被他用不曉得哪買的大夾子隨便盤夾在腦後,外出時通常佩戴著的眼鏡也被取下大剌剌地將那雙左青右棕金的眼睛暴露在外……以薩亞將視線稍微上調,這才發現對方的前髮被人用夾子夾了起來。

把注意力從對方那用日語寫著「騎空士沒有睡眠☆」的黑色T恤上摘開,他在遊戲中向 美麗的人妖小姐遞出組隊邀請。慢吞吞地。

「以薩亞,去瑞典後住得如何?真沒考慮來日本當我室友嗎?我們可是每場場次都會到、每次都能看到一堆優質的彗星COS,還有充滿二次元跟同人本的美好秋葉原哦……!」 滔滔不絕的說著推銷人士般的發言,一點也沒有平日工作時的端正形象,黑髮青年的語調可謂暢快如流水般嘩啦啦噴灑出來。

總覺得跟誰很像……歷經反覆思考,以薩亞想起了說話同樣花佾熱情的精靈槍使。

「瑞典還不錯。」而且偶爾運氣好還可以看到加百列。沒有把後話說出口,他慢吞吞地讓坐著輪椅的角色跟在終於從湖邊石塊上起身向外走的端麗美女身後,「場次……COS……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去參觀,但是室友我想可行性不高。」

對方家裡那位浮士德對自己懷有些許敵意一事,即使遲鈍如以薩亞都發現了。 按照他曾經從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資訊來看,這應該就是所謂的佔有慾,雖然他怎麼想也 想不明白自己是做過甚麼導致對方**產**生這種反應。

「哎那真可惜,如果哪天你不在外面流浪了想找個家,我們這歡迎你啊!報酬的話不如 就入團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嗯,宣傳海報的作畫擔當你覺得如何☆」

「就算沒有加入你們,我也可以接你們的工作……以前不是就做過嗎?萬聖節主題那場……黑翅膀的公主和騎士還有雪女……東西混合的舞臺劇。」還記得當時為了那張宣傳圖,他也花了不少心力去調整風格。

「哦,你說的是【魔女之夜與百鬼夜行】那次吧?那次的完稿我也覺得很漂亮,所以跟團長要了一張複製版收在畫本裡哦!跟你當初給我的【烏鴉公主】印象畫放在一起呢。」像提起了甚麼值得懷念的東西,在視訊窗內的黑髮青年嘖嘖兩聲後按了幾下鍵盤——穿著華麗禮服的美麗女子很不優雅地跳了起來。

「是嗎。」

「比起這個,我聽說你似乎也要脫離英國圈子的傳聞——不回去了?要換跑道嗎?雖然不是說特別厲害,但我也可以給你介紹一些管道呦。」

「在跟加百列談好前我沒有打算回去,我也已經知會過那兩位。」他看著人物們重新回 到熱鬧的草原上時選定了角落的菁英怪,頂著巨大尖角與利爪的魔獸看著像是以狼為雛形, 「只要我定期接收工作訊息,完成後將畫送回去就好,其他交際場合會有別人處理。」

「以穩定服從聞名的天才以薩亞遲來的叛逆期大爆發!這可真不得了,加百列那孩子對你來說果然很重要啊。」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黑髮青年呼呼呼地笑了幾聲,「也是啦,以前不好說,但如果織織突然離家出走我也會很困擾的。」

隨他發言傳來,畫面中的紫裙女子一改方才端莊優美的站姿,雙手穿戴上有如禮服配件 般點綴著精美裝飾與金屬五指的手套——但是當她**踩**著高跟舞鞋朝獵物奔跑、將套著銀色利 爪的纖手紮入其中時,連續飆出的可觀傷害與中毒特效卻一點也不溫柔。

黑霧般的頭紗在動作下甩出軌跡,揮舞利爪的纖美身軀在連續技能不斷出現旋身與躍舞似的動作,伴隨特效的紫色碎光,乍看一如飛舞便會落下薄鱗的紫蝶在戰場間跳起華麗旋舞;相對女子曼妙舞蹈般的戰鬥,坐在輪椅上消極怠工的面具人停了好一下才慢慢動作。

在指令下面具人身旁先是展開銀光王冠般的特效,接著彷彿蒙著層灰的輪椅發出激光 ——接著,於號令者般的人物身旁出現了共九體的人影;與尋常人物相比要高挑許多的身軀 彷彿紫水晶細雕成的藝術品,身覆同色雙翼宛如天使般的結晶人像全數手持長槍,如同守衛 般環繞在高聲嘶吼的目標周圍, 然後,**祂**們高舉起長槍時魔獸身下也浮現魔法陣——緊接而來的是如處刑般自魔獸下腹部向空刺穿、九只結晶柱般的紫槍,以及全數吃下連續傷害的魔獸名稱下方出現諸於「暗屬性防禦下降」等異常狀態。

只是雖然聲勢效果浩大、但他的傷害總合也不過略及紫裙女性的三分之二。

「……說起來,你為甚麼玩女角還要特別換成演出用的女音?」

「當然是為了符合角色人設——而且我覺得這樣子更有趣,你看看那些人還叫我女神耶?一想到我當初跟他們說自己是男的他們還不信,但我真的是男的就覺得超好玩的!」

「是這樣嗎。」比起理解與附和,以薩亞說話的聲音顯然更像感到困惑。

「哎你不懂啦,雖然我們是同類但嚴格來說是不同品種,更別提現在我可是跌落神壇的『惡魔』,你這個『神明』大人還是老樣子掛在天上放光明啊。也許哪天你碰到某個可以把你拖下神壇的人時就能理解這種樂趣了,雖然想想大概得像我家浮士德那種積極又愛自找麻煩的才有辦法……不你可能更麻煩,對方還得像加百列那孩子一樣能接收解讀你的『電波』呀!」

「我不認為你是惡魔, 也不覺得有人能和加百列並論, 而且我也不會散發電波。」

「所以才說你還是神明大人呀,連凡人的笑話都聽不懂人生多無趣啊,沒錯我就是在說你以前的人生超無趣!像現在這樣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乖乖當他們的傀儡多好玩,我可不想回去那些傢伙的手上啦!你也好好找個不是只圖『掌控跟利用你的人』交個朋友吧,多交些除了我以外的正常朋友對你的下凡行動會有益處的~」

「難得跑出來玩了就別繼續當那個符合那些傢伙理想中的『神才以薩亞』,試看看當個『自由的怪胎以薩亞』也不錯嘛。」

## 啪擦啪擦。

他看著螢幕中的巨大魔獸轟然倒地, 斂著微笑的蛇族女性也轉過頭來看著他。

「做為老朋友我還挺希望你能趕快剪掉那些礙事的線,學著享受自己想要的人生啊。」

「說這種話的時候你倒是跟角色名字形象一模一樣,Mephistopheles。」

「畢竟我可是惡魔呦!那群老傢伙公認的舞臺惡魔呦!雖然不是歌劇魅影~」

「……那麼做為老朋友,我會好好收下你的希望去努力看看的,天川。」

「還是堅持不肯應景叫我惡魔啊,你這傢伙跟小織一樣固執呢……不過也好,這才是你們的特色嘛,我親愛的老朋友。」